

在安庆四月明媚的春光里，我首先想到了黄梅戏。想到黄梅戏，我自然想到的是严凤英——我这样说，好像是在说绕口令。但事实是，耳闻大街小巷袅袅飘荡的黄梅腔，听说我们要去严凤英的家乡，我心里就有些兴奋和期待。

记得有年在桐城，在严凤英陈列馆有了匆匆一瞥，我就动了去严凤英故居的念头——那时，她的老家还被说成桐城罗岭。至于桐城的罗岭，怎么变成宜秀区的罗岭，我一时还弄不清。弄不清就弄不清。这就如同来自民间乡野的黄梅戏，到底是源自邻县的采茶调还是本土安庆，谁能一下子说得那么清呢？

能弄得清楚的只是——如果没有严凤英，就没有黄梅戏的异彩缤纷。安庆是地道的黄梅戏故乡。

我也是黄梅戏的故乡人。但荒唐的是，生在黄梅戏乡，我却迟迟领略黄梅腔，很晚才知道严凤英。因为从记事，满世界激情亢奋的都是革命样板戏。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……那时候公社大喇叭里一天到晚播着现代革命京剧。京腔京调的，当然同样让少年的身心痴迷。记得小学五年级，老师不知怎么看上我，让我演了一回《沙家浜》里的“郭建光”。我总算过了一把唱戏的瘾，更重要的是，演出时，借了女同学弟弟的一件白衬衫，同学们都说穿得很帅气，以至演出结束，妈妈要还给人家，我还一肚子不乐意。

多年后，我因一个偶然的知道京剧与故乡也有重大关系。徽班进京，领头的就是出生在家乡的程长庚，说他是“徽班领袖、京剧鼻祖”——如果不是冷落八个样板戏，家乡雨后春笋般一夜之间冒出许多的黄梅戏班，只怕我永远只相信家乡仅仅是京剧的故乡。但一时，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“为救李郎离家园，谁料皇榜中状元”……依依啊啊的黄梅戏，一下子就盖过京腔，猛然就把我的心抓住了。刻骨铭心的乡音，仿佛故乡的一种招魂曲。

于是，从那以后，每有黄梅戏班子经过，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当然，黄梅戏迷住的不止我，还有更多家乡的妇女和老人。家乡

有一个笑话，说一位女人背着孩子看戏，把孩子脑袋朝下背倒了。别人提醒她背倒了，她连连回答说，到了就好！到了就好！……还有，我的一位同学高中毕业没事干，就组建了一个戏班子，结果没唱上几年，他解散了黄梅戏班，等我再见到他，一位漂亮的花旦已成他的娇妻……

从此，家乡仿佛到处是黄梅戏。乡亲们早上唱，白天唱，晚上也唱。要是不会唱，就有人疑心你不是黄梅戏的故乡人，说你白白沾了黄梅戏故乡的名分……那些年，不仅县黄梅戏剧团有戏唱，草台班子也有戏。《小辞店》《打猪草》《闹花灯》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……大戏七十九，小戏一百一十六，不够就即兴发挥，现编现演，竟有唱不尽的黄梅戏本……

与此同时，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电影也风靡一时，无论是简陋的乡村电影院，还是村庄的露天稻床；无论是村口，还是遥遥几十里路的邻村，劳累了一天的乡亲，只要听到锣鼓响，脚板就直痒痒，就会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去听戏。一遍遍地看，一遍遍地唱，唱“天上人间心一条”，唱“天上人间不一样”，直唱得月亮隐去太阳出，唱得太阳落山月亮来……那时，我们也正值人生的青春期，很快就有许多人，弄不清楚戏里的爱和生活的爱，为爱情轰轰烈烈闹得生离死别的大有人在……

有人说，黄梅戏源于民歌采茶调。也有人说，黄梅戏出自黄梅时节家家雨。还有人说，戏曲是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产物，人们说得云里雾里，云遮雾罩……但乡亲们不管这些，谁也不想细究，他们只知道黄梅戏吃的百家饭，喝的百家奶。在这里，戏，是黄梅戏；天，是黄梅天。

尽管到处都在唱黄梅戏，但唱得最好的还是严凤英。严凤英的嗓子清脆甜美，圆润透亮，浸人心田；严凤英的扮相端庄，朴实俊美，是她把黄梅戏曲唱绿了乡野，唱红了山坡……在黄梅戏的旋律中，那些年，我看到的严凤英形象，或是“千诉万诉我诉不清楚”的柳风英（《小辞店》），或是“郎对花姐对花，一对对到田埂下”里的金小毛（《打猪草》），或是“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”里的七仙女

月光城 随笔

撩我乡思是黄梅

徐迅

（《天仙配》），或是“春风送暖到襄阳，西窗独坐倍凄凉”隐姓埋名的冯素珍（《女驸马》），或是“夜静犹闻人笑语，到底人间欢乐多”，或是与牛郎鹊桥相会的织女（《牛郎织女》）……她一会儿是飘飘欲仙神仙女；一会儿又是人间美村姑；一会儿，她是住在深闺里的皇亲国戚，一会儿，又是落魄凡间的农家女子。那时，我们是多么羡慕牛郎和董永，多么地羡慕那名叫李兆廷的穷书生……天上人间，人间天上，听着她的声音，我以为她就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天上人间，是一位下了凡尘的仙女。

严凤英从此成了黄梅戏的代名词。

在家乡黄梅戏剧团的门前，有一年人们曾潮水一样簇拥着一位老人说话。因为那位老人说，严凤英就在这里演过戏，她亲眼看到了严凤英。她说，卸了装的严凤英长得端庄是端庄，但脸上却有些雀斑……怎么会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，我当时心里就暗暗生气。我讨厌那位老人。在我少年关于严凤英的全部记忆里，严凤英就是一位仙女。仙女怎么会在这里唱戏？仙女貌美如仙的脸上，怎么会有雀斑呢？

然而事实是，严凤英确实是在这里唱过。那是一九六三年，她和王少舫在这里演了一曲《天仙配》。听说那时的潜山县城万人空巷，差点就挤塌了戏台，挤破了头……严凤英不仅是黄梅戏艺术大师，更是我们邻县地道的一位姑娘。后来，在当地的县志里，我真的看到了这次演出盛况。实实在在的记载，是黄梅戏故乡人对黄梅戏艺术大师的一种致敬吧。

下了凡尘的严凤英走下舞台，也走到了我们的面前。这位“玉皇”的小女儿的遭遇，竟让我们唏嘘不已。这个小名叫“鸿六”的女孩，刚刚懂事就上山打柴、放牛、讨猪菜；下湖撒网、捕鱼……滚在泥巴的田野。菜子湖的水与乡野的风轻轻地吹拂过她，山歌、采茶调和民间戏曲深深地浸润过她。不知不觉成就了她一副好嗓子。九岁，她偷唱黄梅戏；十三岁，登上了戏台。尽管历尽坎坷，她

水袖翻滚，莲步如花，二十岁就饮誉在戏剧界，让温软的一曲黄梅戏从此缤纷摇曳，辉煌无比。然而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她突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迫害，三十八岁时含冤而逝。一颗美丽的艺术之星从此陨落了。她的悲惨境遇，于人性，这是万劫不复，坠入深渊；于她，却是“花正红时寒风起”。天上人间再也不是心一条，而是“天上人间不一样”。这不一样，却让她灵魂直上重霄九，归于尘土，最后终归于永恒，只剩下一曲曲黄梅戏，依依啊啊在人间。

在人间。飘飘荡荡下凡来，她轻甩水袖，翩若惊鸿。

在严凤英的家乡，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，就触摸到了她短暂而又美丽的一生。走出故居的大门，回头一望，天空瓦蓝，白云悠悠。粉墙黑瓦的严凤英故居，三进三出的徽派建筑让人顾盼生辉。门口，有一尊汉白玉的严凤英塑像。

阳光下的严凤英，宛若一朵出水芙蓉……当地人说，严凤英故居建在原来的屋基上。时下，故乡安庆在美好乡村建设中修复了很多名人故居。这些名人的故居已成为乡村一颗颗耀眼的明珠。

转移视线，我看到严凤英屋前屋后的田畈山坡，大片的油菜花和一株株山桃花竞相怒放。我感受到了故土的亲切，心里却也隐隐约约生出一种懊恼：我的老家离严凤英家这么近，近得只有几十里路；却又是那么遥远。走近她，我竟用了半个多世纪……撩我乡思是黄梅，没想到，离开故乡二十多年，我心里深深隐藏的，竟也有浓得化不开的一腔黄梅。

